



“楼上过日子，楼下赚票子”

来自陕西安康的易地扶贫搬迁一线观察



新华社西安8月26日电(记者陈晨、李浩)搬入陕西省石泉县池河镇西苑社区的新家后，再到汛期，刘文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

“老房子在滑坡带上，一遇上暴雨，干部就要组织大家往安全地带跑。”坐在窗明几净的新家里，如今已是驾校教练的他忆起过往，感慨万千。

那穷窝、立新业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……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在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安康市，33.52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离开深山，开启走向小康的新生活。

那穷窝：5年间33万余人搬离大山

下班回来，刘文波愉快地洗了个热水澡。为阳台上的月季花浇水，拿起抹布把家具擦拭一遍。

山大沟深，难养一方人。13岁那年，刘文波就出门讨生活。哪一年下了煤窑，哪一年当上保安，哪一年在工地搬砖摔伤了肩……与贫困抗争的记忆刻骨铭心。一到雨季，他还得跋山涉水回家，守着太爷爷留下的老屋。

易地搬迁让这些成为往事。2017年，刘文波一家告别深山，搬进120平方米的新居。刘文波成

了驾校教练，社区也为他的妻子介绍了工作，小儿子在家门口的小学读书，吃上了免费营养餐。

新家的墙上，一幅“家和万事兴”的画卷，描绘出这一家人挥别贫困的心情。

同在西苑社区，62岁的钟家玉穿起旗袍，成为老年模特队的骨干。“过去住在山里，连挑水都要走几里山路。三个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。”钟家玉说，现在搬了新家，自己和小儿子单过，儿媳在社区超市打工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三室一厅的新居被收拾得干净整洁。一面鲜红的国旗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，墙上贴满小孙女的奖状。“日子好了，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。”钟家玉说。

三代人境遇之别，折射出脱贫攻坚带来的变迁。站在高处眺望西苑社区，78栋居民楼蔚为壮观，超市、学校等配套设施齐全，俨然一座山中小城。

“易地扶贫搬迁是安康脱贫攻坚的首胜之役。”安康市自然资源局局长王琳说，按照靠近城镇、景区、园区、中心村的选址原则，安康共建设“十三五”搬迁安置房10.53万套，33.52万名群众乔迁新居。

立新业：新家门前 赚钱顾家两不误

穿针引线，操作机器，一个活灵活现的布老虎在程爱民双手间渐渐成形。在安康市汉滨区谭坝镇松坝社区的毛绒玩具厂里，41岁的他是为数不

多的男工之一。脚边的一双拐杖，透露出与众不同。

程爱民15岁患上骨髓炎，27岁才走出大山，却因身体残疾打工屡屡碰壁。两年前，他未曾想过，自己能搬入新家，还在家门口的社区工厂成了上班族。

“活儿不重。父母和我都在这里打工，三口人每月能挣5000多元！”去年全家脱了贫，还置办了彩电和冰箱，程爱民也在心中许下个“小目标”：“自食其力的感觉很爽！现在，我还想成家。”

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，安康因地制宜兴办社区工厂、扶贫车间。截至2019年底，全市在搬迁集中安置点兴办社区工厂587家，吸纳2.13万人就业。

走进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，一栋栋徽派建筑的安置楼依次排开，山上的茶园绿意盎然，山下的社区工厂内一派热火朝天。毛绒玩具厂里，从大山深处搬而来的张运弟快人快语：“有了新家，又在社区工厂上班，每月收入2000多元，还能照顾两个孩子读书。楼上过日子，楼下赚票子，日子舒坦着呢！”

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平利县委书记郑小东说，为解决好搬迁群众离乡离土后续发展问题，平利坚持建社区与建园区、兴产业一体谋划，累计建成现代农业园区125个，引进社区工厂89家。“山上兴产业，山下建社区，社区办工厂”让群众乐业安居。

新生活：融入城镇收获“稳稳的幸福”

“劳动工具往哪儿放”“社区有没有地能种点菜”……眼见群众搬下山，锦屏社区党支部书记江慧丽却遇上了新问题。1346户群众从11个村搬迁而来，生活习惯迥异。要适应“山中人”变成“城里人”的生活，还得为群众架起“引桥”。

为此，平利县在安置社区探索建设“小库房”“小餐厅”“小菜园”“小课堂”等“十小工程”。江慧丽说，在锦屏社区，定期开设的“小课堂”培训就业技能，“小库房”存放生产工具，“小厅室”推进移风易俗，流转70亩土地建起“小菜园”，让有需求的搬迁户每家分得一分菜地。

在紧邻锦屏社区的“小菜园”里，69岁的搬迁户冯德仓正在撒白菜籽。“有了这分地，可以种些菜。孩子们在社区工厂上班，我也有事干。”他说。

在汉阴县，当地探索“‘138’后续扶持模式”，通过建好一个支部，办好居委会、社区工厂、农业园区三大载体，推进便民服务中心、儿童托管中心、矛盾调解中心等八大中心，写好搬迁群众融入城镇的后半篇文章。

“买菜、买药，老人日间照料，不出社区，啥事都能办。”在汉阴县最大的移民安置社区紫云南郡，每到夜间，58岁的周红艳都会在广场上翩翩起舞。“我们跟城里人的生活没啥两样。告别了苦日子，剩下的都是幸福。”

老羊信的「新时尚」

一大早，李怀有在自家饲料仓中搅了一筐紫花苜蓿，倒在羊儿们的食槽中。原本安静的羊圈瞬间被“激活”了。李怀有背着手，笑眯眯地看着羊儿们争食：“这些可是‘财神爷’，一大早，我不吃也得先让它们吃好。”

今年54岁的李怀有家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曹阳湾村。养羊是这里的传统产业，村里许多人家都是“几辈子上就养羊了”，个头不高、身材瘦削的老李更是一位老羊信。“我从十六七岁就开始放羊了。”李怀有说，“不过现在变化大，‘老黄历’早就过时了！”

荒沙梁与青山头

曹阳湾村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，几十年前这里远不是如今的景象。那时，16岁的李怀有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得赶着自家的几十只羊上山去。“那时候村子周围的山是秃的，好多地方都是荒沙梁，风一吹眼睛根本睁不开。”李怀有说，“树都没有，太阳再晒，再再大也没地儿躲。”

李怀有说：“放羊可不是个轻松(容易)事情”。在山上苦捱一天，也只能吃窝窝头和稀米汤，偶尔吃顿洋芋蛋、黄米饭才觉得身上有了点劲。人受苦，羊也不好过。山上树少草稀，羊根本吃不饱。

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，1995年横山县政府决定，率先在曹阳湾村实施封山禁牧、舍饲养畜。曹阳湾村的羊被圈了起来，许多村里人开始还很不安心，怕割草养不活家里的羊。“没想到羊不上山了，山上的草反而长起来了。”李怀有说。

之后，随着三北防护林、退耕还林、防沙治沙等国家生态工程的实施，曹阳湾村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。“这山上还有我们家几十年前退耕地，我用几年时间都栽上树，现在都已成林了。”李怀有指着周围的青山说。

旧农具与新装备

几十年间，随着人们外出上学、工作等，曹阳湾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，不少耕地闲置了下来，这让李怀有有了更多的腾挪空间。现在喂羊，李怀有可不再只靠割草了。“我种了16亩玉米、40多亩沙打旺和紫花苜蓿，专门用来喂羊。偶尔再上山割点青草，给羊换换口味。”李怀有说，“我还种了20多亩的谷子、黑豆、高粱、洋芋、油菜，每年吃不完还能往外卖；去年还新增加了8亩多的药材。”

这80多亩地，就凭李怀有一人能种得完吗？老李的回答是：“没问题！”在他家的仓库中，还放着几十年前的旧农具——镢头、耢车等。“过去种地就靠这些，一天累死了也出不了多少活。”他说，“这些早就不用了！我收起来留给子孙，好让他们知道前人咋种地。”

李怀有“重点展示”的是他的新农具——一台拖拉机、一辆皮卡车。“为了用好它们，几年前，我专门去考了驾驶证。”他说，“机器比人厉害多了，再加上我给地里都安装了滴灌设备，水肥一体，不用单独施肥，也不怕天旱。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，收成也好了很多。”

山上的道路都硬化了，车辆、机械通行无阻。李怀有还专门购买了割草机，割起草来腰都不带弯，一会就能收割一大片。他把割下的草装在上皮车上，不一会儿就能运回家。

老记忆与新账本

几十年前，横山养的是老品种山羊。李怀有依然记得，一次过年前，家里把他放了一年的10只羊卖了128元钱。父母拿着这些钱到集市上称了煤油，买了副食，还扯了些布给孩子们做新衣服。

“我家兄弟姐妹11个，我排老九。家里人多，虽然卖了10只羊，但是这些钱还是不够给每个人都做新衣服。我们这些小的就没赶上。”

李怀有现在养的是白绒山羊，一共130只。他按羊的大小，分了不同的羊圈。“过去的老品种一年多才能出栏，出栏也出得少。白绒山羊不到一年就可以出栏，出栏还多。”

老李给我们算了一笔账：平均一只母羊一年可产3只羊羔，一只羊羔喂8至10个月就可出栏。近几年，老李家的羊每年产量都在八九十只。“横山羊肉”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一只羊市场价格1000多元，一年产绒还能再挣300元。扣除成本，老李一年养羊的收入就有10多万元。这还不算药材和杂粮的收益。

当有人夸李怀有“能干”时，老李却却说：“我就是给羊打个工，挣个辛苦钱。我们家在村里就算中等人家，现在大家日子过得都不错。”这还真不是老李谦虚，曹阳湾村是横山区“白绒山羊”养殖示范村，全村192户、800多人，白绒山羊存栏量达8700多只。

老李对现在的日子也有一点“小遗憾”，“可惜我年纪大了。我要是再年轻20岁，我还能种更多的地、养更多的羊。那日子会比现在还美呢！”

(记者姜辰睿、李亚楠)
新华社西安8月26日电



在新家园过上幸福新生活

大图：这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车家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(8月18日摄，无人机照)。

小图：在安置新区，小朋友在玩耍(8月18日摄)。

位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，全县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，石山面积占89%，素有“石山王国”之称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

作重点县，也是广西四个极度贫困县之一。当地许多群众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，自然环境恶劣，生活条件艰苦。

在脱贫攻坚工作中，都安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重要的硬仗来打，让一个个生活在大山里的贫困家庭告别不通电、不通路、缺乏安全饮用水的穷山恶水，搬进统一规划、配套齐全、生活方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。

截至2019年底，都安县实施建设的20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11110套(栋)安置住房全部完成，实际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5081人，搬迁入住率达100%。

近日，记者再次走进这片“石山王国”，许多曾经被大山围困的贫困户，已经搬到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在新家园里过上幸福新生活。
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

幸福“分水岭”有了好光景

新华社太原8月26日电(记者王皓)一场大雨过后，蜿蜒于山间的沥青路愈显油亮宽敞，住在山头分水岭村的宋三帮再也不用担心“行路难”了。

分水岭村位于山西代县东北角，海拔超过1800米，地势险要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古时此地植被茂密，河水潺潺，被认为是风水宝地，故名分水岭；后来河水改道，南北向一分为二，村名也逐渐演变为分水岭，沿用至今。

群山叠嶂、交通不便，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当地发展的掣肘，分水岭村一度有接近三成村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63岁的分水岭村党支部书记宋三帮回忆说，自己年轻时参与过修路，当时条件有限，主要就铺些砂砾，路面没有硬化，排水能力不足。“每逢雨季，湿滑泥泞的山路让村民进退两难，不到4公里的路常常要走几个小时。”

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，分水岭村的“行路

难”有了转机。2019年，国家体育总局驻山西扶贫组与当地政府深入沟通后，将240万元扶贫资金用于分水岭村路段的修复工程。

“路基加厚20厘米，增强了山路的排水能力；路面拓宽并铺设沥青，强度和平整度显著提升。”国家体育总局驻代县扶贫工作组组长聂伟说，总长3.769公里的公路段修复后，可直接辐射周边12个村庄的1200余名村民。

一条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出行状况，更有他们的思想观念。这条路，成为分水岭村的幸福“分水岭”。

分水岭村海拔高，耕地少，荒坡多，当地发展了4000多亩黄芪，辐射带动数百名贫困人口。“过去交通不便，黄芪产量虽好，但运输困难、效益有限。”代县毓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燕英说，自己曾打算把黄芪加工厂建在县城周边。

今年年初，得知扶贫工作组将山路修成了柏油路，宋燕英喜上眉梢：“好事啊！这下运输不用发

愁了。”如今，分水岭村建起了黄芪加工厂，为30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。

路通畅了，村民的心气也更高了。65岁的村民宋万恩依靠种黄芪脱了贫，又能参与到黄芪加工厂的工作中，还养了10头“大块头”西蒙塔尔牛。

分水岭村一直以来都是养殖土黄牛，个头小、出肉率低、经济效益有限。国家体育总局扶贫工作组调研后，为村里购买了西蒙塔尔种牛，用于改善当地品种。据估算，新品种的牛每头可增收3000至5000元，全村整体增收可达150万元。

随着当地畜牧业的提质增效，分水岭村黄芪加工厂也希望利用现有优势，发展黄芪和畜牧业“种养循环”的新模式，实现“1+1”大于“2”的效果。

“山路通，一通百通，咱分水岭有了好光景。”宋三帮站在村口，看着一车车黄芪运往山下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一个深度贫困村的「集体脱贫」路

新华社重庆8月26日电(记者王金涛、黄兴、陈青冰)天台村，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个小村庄，因地处武陵山区、形似山间平台而得名。由于山高谷深、耕地偏少，村民们大都依靠外出务工谋生，贫困发生率较高，被认定为重庆市深度贫困村。

依靠本地资源走脱贫之路，显然是个难题。要说搞农业，那一直种着玉米、红苕、土豆的“坡坡地”难道会长出宝贝？要说发展旅游业，天台村尽管有高山风光，却不在阿依河、摩围山等大景区范围内。再说，年轻人全都出去务工了，村里就是有好产业也缺能干的人手。

驻村干部经过反复琢磨，认为外出务工人员才是全村最好的资源。这里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一个特点：搞建筑的“架子工”居多，全村有700多名“架子工”分布在大江南北。如果其中一部分人回乡，全村就具备了发展劳务经济的优势。于是，天台村就千方百计把一些“架子工”回引到村，并组建劳务队，承揽工程项目。

据天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彪介绍，劳务队作为集体经济组织，近两年与一些建筑公司合作，不仅承建了彭水县的一些小型建设项目，还承建了重庆两江新区和涪陵区的一些大建设项目。那些回引的“架子工”们不仅收入没降，而且离家近了、生活成本低了。村集体也因此获利数百万元，并已累计向2000余名村民分红。

依托这种模式，天台村集体还承建了2条村道和1座水库。在机器轰鸣的村道修建现场，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加紧对一条村道工程进行收尾。他们告诉记者，这条路建成后将为天台村带来“双重利好”：一是发展乡村旅游迎来新机遇，二是村集体可以获得一笔劳务收入。

在村集体的带领下，“空壳村”正在变成“实业村”。2018年，天台村注册成立了集体企业——彭水县兴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村劳务队就是这家公司的下属单位。

越来越有活力的天台村集体经济，开始向农业领域延伸。为减少风险，民营企业武陵山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今年将53%的股权转让给天台村的兴生态公司，双方组建“联合体”共同发展油茶产业。在天台村附近的山腰上，昔日荒废的700余亩山丘遍布油茶树，10多位务工村民正忙着给油茶树除草施肥。村民苏小琴过去在外地打工，被回引后开始种植油茶树，除每月拿工资外，年底还能得分红，预计全年收入5万余元。

叶彪说，今年仅油茶基地股权就可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以上的收入，双方正计划上马油茶深加工项目，并启动茶林观光及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。此外，天台村集体还以独资经营模式，种植400亩鹰嘴蜜桃、130亩中药材前胡，村民既可务工、又有分红。村里还修缮了6口废弃的山坪塘，承包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营休闲垂钓项目，使其在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。

“在村集体带动下，天台村2019年摘掉了‘贫困帽’。”天台村党支部书记张天洪说，如今全村人均年收入达1.2万元，村里还将每年集体收入的10%定向帮扶贫困户。